

二重奏

朱顏

我真的好喜歡她，
雖然她也是一個奇怪的外國人。
她什麼都吃，不像西方人。

初桃要回法國了！

這些日子以來，我們一起玩，一起生活，還一起開演奏會。

她不能理解我的時候，喜歡說：「你們很奇怪（ㄅㄟ、ㄅㄟㄆㄟ），很奇怪（ㄅㄟ、ㄅㄟㄆㄟ）！」

她覺得最奇怪的是：我每次走在路上，唸唸有詞的習慣。她問：「你在幹嘛？自言自語嗎？好像老婆婆喔！」

「我幫小鳥、蚊子、蝴蝶、蒼蠅做三皈依：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祝你以後不做畜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」直到有一天，初桃聽到我為蟑螂作三皈依後，也稱讚起它的翅膀：「你看搭配得多好！美得發亮，深深淺淺的褐色……」

初桃深深吐了一口氣：「妳…是…一…個…奇…怪…的…人！」

去年的聖誕夜，我們在教堂合作演出天鵝二重奏。初桃拉大提琴，我彈鋼琴，大家都覺得我們兩個好「麻吉」！

我真的好喜歡她，雖然她也是一個奇怪的外國人。她什麼都吃，不像西方人。

每個星期日，我先陪她在寧波東街的衛理公會做完禮拜，再沿著金華街，轉向永康街，我吃地瓜葉，初桃吃義大利麵。然後到信義路的大雄精舍禮佛，最後再到大安公園，跟觀世音菩薩頂禮鞠躬。

初桃會說：「好奇怪（ㄅㄨˋ，ㄅㄨˋㄗㄨㄛˋ）喔，這麼多觀世音菩薩！」初桃的衛理公會只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。

初桃回國前，很想再重溫舊夢，去師大夜市吃炸香菇、烤飯糰。才走到賣苦茶的小店，就聽到「牠」獨特的聲音了。——那隻鵝！——就在師大路水準書局的公園小廣場上，我們遇見了賣白甘蔗汁的街頭音樂家，圍著好大的一群人，大家都笑咪咪的；還遇到了李爺爺，李爺爺很神，他都用毛筆寫英文。我跟初桃各要了一杯白甘蔗汁。「那傢伙」還繼續發表著「牠的演說」。一個晚上演講獻唱下來，渴了就會回來要水喝，這隻大白鵝，一個晚上要喝掉五大杯甘蔗汁。



初桃叫著說：「嘩！成本很高耶！一杯25元，一個晚上要喝掉125元！」牠又白又乾淨，讓我想起了：香光寺那隻會唱阿彌陀佛的鵝行者，牠們倆不知道認不認識？

老闆說：「孵出來以後，啾啾的找媽媽，所以小時候叫牠啾啾，長大以後叫阿Q。牠只吃蘿蔓葉，喝白甘蔗汁。」

從小就這樣，跟著老闆夫婦雲遊四方，到每一個熱鬧的夜市集、街口，旅行，遊戲人間。

阿Q白鵝又說又唱的叫了一個晚上。初桃說：「我們來猜猜看，牠到底說了什麼？」

我說：「牠應該在說：『我所謂的孤獨，只求脫出塵世的污染而已！』」

初桃說：「別逗了！牠說的是『To be able to be alone!』只有妳，擁有會笑的星星。」

我們買了兩條一模一樣的圍巾，紀念我們的友誼。在這樣人來人往的熱鬧紅塵裡，有這樣不遠千里的好友……

初桃深深地擁著我，我也緊緊、緊緊地抱住她。

就在這一年，我失去了生命裡很重要的三個人，看她們在火光裡，化為煙塵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對著這樣的缺口，因為想念，常常痛哭失聲，不能自己。

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：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，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」真是憶念深深啊！媽媽、龍珠伯母、還有我最親愛的瓊月，真的好想、好想你們！